

河南府志

地 157.57

136.1

27-26

河南府志卷之九十一

藝文志十五

墓誌銘二

种世衡墓誌銘

宋范仲淹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於予予嘗經畧陝西知君最爲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卽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河南府志

卷之九十一

藝文志十五

二

粟右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於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繭百金至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寇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旣而朝廷署故寬州爲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忍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



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卽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服皆願效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爲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問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笞責期於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

河南府志

卷之九十一 藝文志

二

墓誌銘

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歷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爲用與夏戎潛連助爲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於麾下與之衣物繒采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紱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而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爲變時青澗旣完人可循守乃請於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羌愛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旣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懼合夏戎爲暴發之患又地瘠穀

貴屯師爲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奴譌者屈彊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奴譌曰諾是日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鬼詐嘗與高使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譌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已至蹙而起之奴譌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喧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僞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

歸者半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僞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伏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屬羌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其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於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授涇原君卽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爲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旣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予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

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前後經畧使交薦君之才
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
領環州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
大素號彊梗在原爲孽寢及於環撫之狠不我信伐之險不
可入北有二川交通於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
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爲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
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卽日起兵會偕於細腰使甲士
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欵之兵遂不
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旣出其不意
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
河南府志

卷之九十一

藝文志

四

墓誌銘

成而疾作慶歷五年正月七日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
一塋於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
存啓河南壽安令祖仁諡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
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於終南山
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
詔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右司諫直昭文館累遷
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蔭得將作監主簿
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
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
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謙

者姦利事露逃之通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
從所坐杖脊於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
黠莫不歛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
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惰齊其力故
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鉞戎軍環
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於君復欲以賄汙
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
爲之助獄成流賓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弟世材以一官讓
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雪於朝授衛尉丞
主隨州權酷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君
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卿交辟改
簽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
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
圖書而已涖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享
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
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諱文雅純
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日診試將作監主簿日詠
同州澄城尉日諡郊社齋郎日諤三班奉職皆有立訢記誼
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
教弧矢撫養士伍半籠羌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

幾事嘗遣謀者入敵中凡半歲間而敵誅握兵用事二三人謀者還言某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神君出於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果由直伸還自瘴海試於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入捍寇之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

子孫孫

文正公集

河南尹君墓誌銘

并序

宋韓琦

河南尹君名朴字處厚師魯之長子也幼博學能文通春秋知古今議論根蒂經史明白是非雖先達父友皆竦然屈服

河南府志

卷之九十一

藝文志

六

墓誌銘

不敢以齒少遇之師魯高文大節當世師仰居家未嘗不以古聖賢之道誨其子弟故處厚不獨天性超絕以承父之教薰炙漸漬而至于大成焉嘗一舉進士誤爲有司所絀反笑曰是豈足以盡吾才耶師魯勉以應制舉於是所記益廣所舉益深師魯每嘆曰吾道之克傳吾門之所寄在此兒也慶歷中余與今樞密副使田公元均奉詔宣撫陝西時縉紳草澤上書以方畧言者數百人余請田公第其高下而獨取布衣趙仁濟者爲第一然怪其所論特奇疑非仁濟言旣而知處厚代爲之田公驚而謂余曰尹氏有子矣尹氏有子矣自是余嘗稱於公卿間謂其學必能繼師魯其才必爲朝廷所

用不幸年二十五而亡良可哀已師魯諱洙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以讒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未起而卒處厚娶王氏再娶宗氏一男曰渙一女尚幼處厚將從師魯之喪塋于緱氏也其從弟材來告曰伯父以公之知處厚也嘗屬材曰異日當請銘于公今塋矣敢以伯父之言告乃爲銘曰維壽維夭達者一焉愚壽而滅賢夭而傳嗚呼處厚孰短孰延吾疑禍福不主于天惡兮不折善兮不年天果主耶胡爲而然

安陽集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宋歐陽修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議

河南府志

卷之九十一 藝文志

七

墓誌銘

二

論文章博學強記皆以過人而師魯有好辨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員外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歷五年三月十四日卒

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
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
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
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
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
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嘗薦君材可以居館
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
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
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
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
河南府志

卷之九十一

藝文志

八

墓誌銘

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
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
洲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男四人曰材植機
桴鳴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陷憂患以窮死若子漸
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近以不長豈
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與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
知歟銘曰

有韞於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

果可嫉其如斯

文忠公集

尹師魯墓誌銘

宋歐陽修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
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
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
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
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
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
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
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
戶曹叅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
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
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
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
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
奏起爲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畧使韓公所
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
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
經畧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
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寔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
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
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

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
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
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
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
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
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
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
堪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
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
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
河南府志

卷之九十一

藝文志

十

墓誌銘

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
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
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
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同

呂獻可墓誌銘

宋司馬光

呂君諱誨字獻可幼孤自力爲學家於洛陽性沉厚不妄交
遊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登進士第調浮梁尉不之官歷旌
德扶風主簿遷雲陽令改著作郎知翼城縣徙僉書定國軍
節度判官通判梓州事未至官遭母喪服除知大通監兼監

交城縣召入爲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竟國公主仁宗之
愛女下嫁李瑋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入訴於上獻
可奏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奏
公主閹宦者梁懷吉梁全一竄逐之會有新除樞密副使者
當時人有疑論獻可與其僚直以衆言陳上前謂必不可留
章十七上卒與之俱罷獻可得知江州久之復召還臺英宗
卽位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上有疾太后權同聽政內侍
郎同知任守忠久用事於中上之立非守忠意乘此與其徒
間構兩宮造播惡言中外恟懼獻可連上兩宮書開陳大義
辭情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讒言不得行上疾久未平獻可請
早建東宮以安人心旣而上小瘳瘖默未可視事獻可屢乞
親萬幾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太后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
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上親出禱雨使外疑釋然太后
旣歸獻可復言於上今雖專聽斷太后輔佐先帝久多闕天
下事事之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盛德
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更巧爲諂諛求自入於上獻可曰是
不可使久處左右亟言上數其前後巨惡并其黨史昭錫竄
於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嚮日憑恃無禮者宜一切縱
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執
政建言欲如漢氏故事推尊濮安懿王獻可率僚屬極陳其

不可且請治執政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乃求自貶又十餘章懷知雜御史勅告納上前曰臣言不効不敢居其位上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章留中不下還其勅告屢詔令就職獻可與僚屬具錄所上奏草納中書稱不敢奉詔固請卽罪上不得已聽以本官出知蘄州已而徙知晉州今上卽位加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未幾召爲刑部郎中充鹽鐵副使上素聞其彊直擢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爲政者恃其材棄衆任己厭常爲竒多變更河南府志

卷之九十一 藝文志

三

墓誌銘

二

八十有九歷觀古人有能得其一二已可載之列傳垂示後世在獻可曾何足道今特舉其事繫安危者書之至於進對口陳之語不可得而聞也前後三逐皆以迂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救其非不已旁側爲之股慄而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貌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義所當爲疾趨徑前如救焚溺所不當爲畏避遠去如顧陷穽惟恐墮焉晚年病卧洛陽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爲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世愛君憂民發於心無所爲河南府志

卷之九十一 藝文志

三

墓誌銘

而爲之可已而不已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耶故其歿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咨嗟痛惜彼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獻可始娶張氏故丞相鄧公之孫後娶時氏故御史旦之孫封同安郡君四男長曰由庚金水主簿次曰由聖由禮由誠皆將作監主簿六女長適羅山令鞠丞之次蚤卒次適光祿寺丞吳安詩次適進士姚輝處者二人以其年八月二十日葬於伊闕縣神陰鄉中費里先塋之西獻可病亟爲手書命光爲埋文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伏呼曰更有以見屬予張曰強視曰無光出門而獻可歿噫如光者烏足以副獻可之所待耶顧義不得辭哭而爲銘曰

有宋名臣呂正惠公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位則不究道則不負年則不壽名則不朽嗚呼爲人臣爲人嗣始終無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傳家集

邵天叟墓誌銘

宋陳繹

河南邵堯夫執親喪之三月泣爲書以告其里人陳繹曰我先君以壽考終以士禮葬塋有日願鑿文以識其墓余與堯夫游知堯夫者從而知其先君亦隱君子也銘固不讓君諱古字天叟其姓姬出自召公別封燕世爲燕人不絕祖諱令進善騎射歷事太祖皇帝以軍校尉老歸范陽戎難避居上谷又徙中山轉衡漳而家焉父諱德新讀書爲儒者早卒君河南府志

卷之九十一

藝文志

古

墓誌銘

生衡漳纔十一歲而孤事母孝力貧且養長益好學必求義理之盡餘二十年而終母喪於衛天聖中嘗登蘇門山顧謂子雍曰若聞孫登之爲人乎吾所尚也遂卜隱居於山下異時堯夫侍親往來洛陽見山川水竹之勝人情舒暇始得閑曠之地架屋竹間水流其門浩然其趣也因自號伊川丈人忽一日得小疾逮旬浹飲水不食謂其家曰吾今七十九矣逢時太平而康而壽有子若孫貧且自如沒無恨矣雖然身無有於物慎勿爲浮屠事以薦吾死惟擇高塏地藏焉幸速朽爾言絕而逝實治平元年正月朔日也君性簡寡獨喜文字學用聲律韻類古今切正爲之解曰正聲正字正音者合

三爲一篇先娶李生子雍卽堯夫也再娶楊次子睦舉進士
孫三皆幼嗚呼先生有道者歟有子而賢葬之祭之其可無
銘銘曰世范陽家伊川卒十月葬乙未神陰原原西南

自撰墓誌

宋程珦

程姓珦名伯溫字姓源世系詳於家牒故不復書曾王父尚
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諱羽曾王母清河太君張氏襄陵
太君賈氏王父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王母高密縣君崔
氏考贈司空諱適妣追封趙國太夫人張氏冀國太夫人張
氏予性質顓蒙學術黷淺不能自奮以嗣先世天聖中仁宗
皇帝念及祖宗舊臣例錄子孫一人補郊社齋郎歷黃州黃
河南府志

卷之九十一

藝文志

五

墓誌銘

陂吉州廬陵二縣尉潤州觀察支使由按察官論薦改大理
寺丞知虔州興國縣龔州徐州沛縣監在京西染院知鳳磁
漢三州事熙寧中厭于職事丐就閑局管勾西京嵩山崇福
宮歲滿再仕遂請致仕官自大理寺丞十三遷至大中大夫
勲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永年縣伯食邑戶九伯娶侯氏贈
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長女封壽安縣君先三十八年卒
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顓承議郎
宗正寺丞先卒次頤今爲通直郎次韓奴蠻奴皆天女四人
長婆嬌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馮兒幼亡次適都官郎
中李正臣孫男五人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監西京酒次端

中治進士業次端輔早亡次端本治進士業次端彥郊社
郎孫女八人長適宣義郎李偲次適假承務郎朱純之次適
安定席彥正次未嫁而卒次爲李偲繼室次適清河張敷次
幼亡曾孫六人昂昇昺昺昺昺曾孫女一人元祐五年庚午
春正月十三日巳卯以疾終於正寢享年八十五越三月孟
夏庚戌望塋於伊川先塋之次土谷郡君耐焉予歷官十二
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勲勞可以報國
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謫爲幸多矣塋日切不用干
求時賢製撰銘誌旣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溢美徒累不德
只用此文刻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爲有知也

河南府志

卷之九十一 藝文志

六

墓誌銘
二

先公太中年七十則自爲墓誌及書戒命於後後十五年
終壽子孫奉命不敢違惟就其闕處事未至者皆缺加所
遷官晚生諸孫及享年之數終塋時日而已醇德懿行宜
傳後世者皆莫敢誌著之家牒孤頤泣血書二程全書

程伯淳先生墓誌銘

宋 韓 維

伯淳姓程氏諱顥其先有爲周太司馬者曰喬伯封於程後
遂以爲氏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有功太宗朝賜第室京師
居再世遷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秀爽異於常兒才數
歲誦詩書強記過絕人戶部侍郎彭公季長一見異之遂許
妻以女舉進士中第調京兆鄠縣主簿南山有石佛像浮屠